

隨聞錄元

共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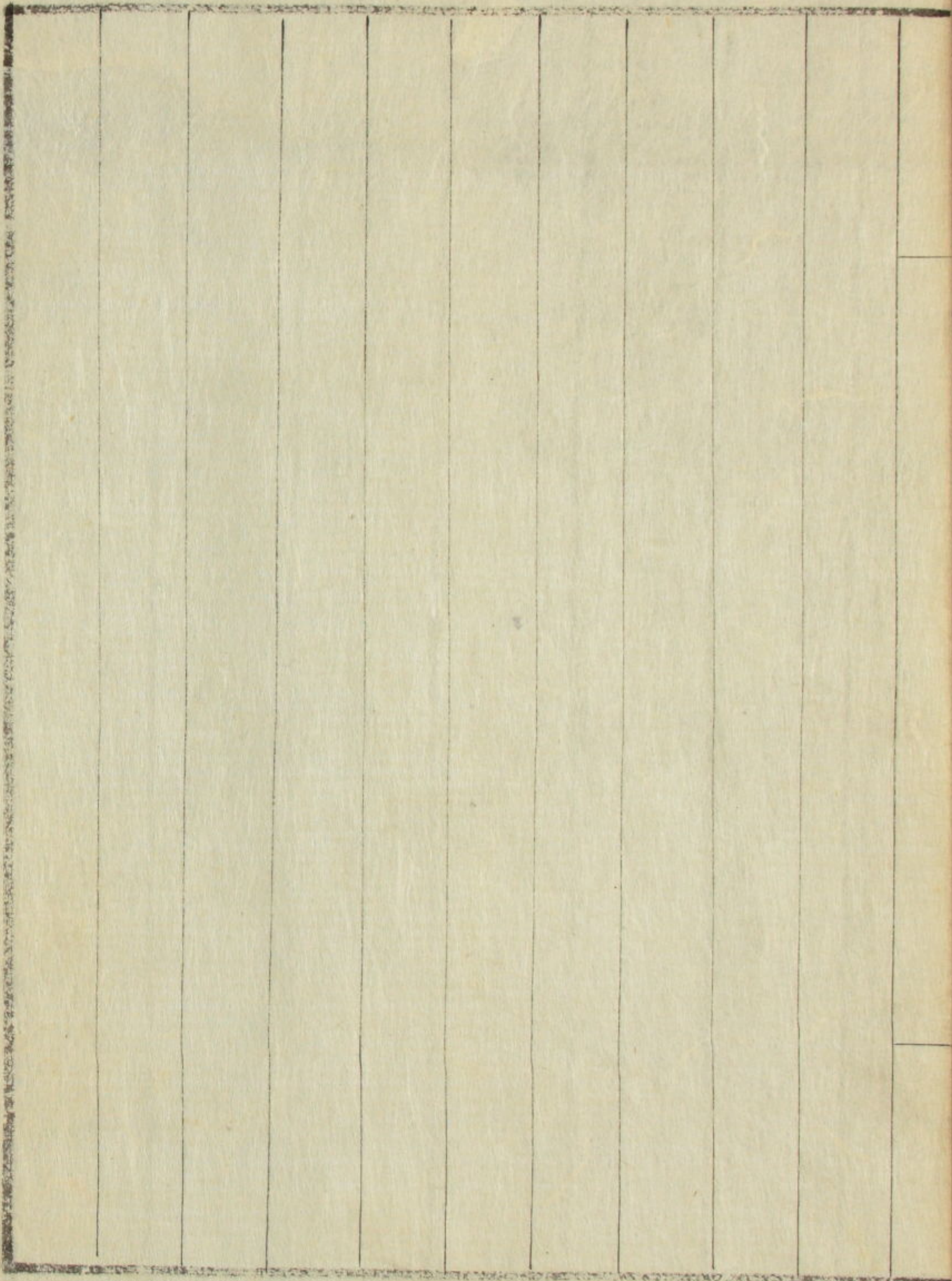
U 6
4079
1





隨聞錄卷之一

天地之生久矣元會屬將末之期三綱八漸
 頽之域晦盲迷亂如水益下春秋之義理講
 明無人則亂臣賊子何所惧而不接踵而起
 嘯聚而至哉窮陰用事群芳盡摧小人得時
 君子盡戮所以然者小人稟窮陰之氣而以
 生也故當其得時盡戮君子自合乎窮陰用
 事盡摧群芳者也此固物理之常而古今同
 矣罰不及嗣聖訓昭載而至我朝辛壬禍亂
 做出睦虎龍三手之變書先朝禮遇之四大



臣及國家需世之諸君子既盡刑殺又施學
戮此實千古所未有之刑禍也無罪諸臣之
酷被烈禍猶屬餘事尤有大於此者綱有三
為而首於三者豈非君臣乎倫有五為而先
於五者亦非君臣乎惟我東宮諛膺儲位則
君臣之義已定矣伊師之言曰使吾君不納
於堯舜之聖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使吾君不
納於堯舜之聖則尚有撻市之耻矣而況以
我一毫無疵之聖儲為凶徒之白地構誣使
貽千古難洗之惡名而莫知所以卞明則環

海東幾千里之邦忠臣義士有歟無歟嗟呼
麟筆之嚴誅邈矣難回鯨吞之亂逆全然無
懲肆其惡喙露其凶腸趙忝者崔錫恒之輩
則以梁獄勿問故奏之此則構說之極也金
一鏡則以懷刃鍾巫蹠血禁庭勒提於頒教
之文此則誣辱之極也雖後世謂虞舜逼帝
堯謂王季攘太伯之凶說何以加此嗚呼使
此綱之首倫之先極光明之大義既任當世
之平亂終為後世之眩惑則綱常數絕義理
晦塞嗟我禮義之邦其將為夷狄之俗豈不

大可惧哉是以有隨聞錄矣所謂隨聞錄者特取其何所聞也從他甲乙邊如此如彼之聞皆是一偏之私言固不足取信也至於問巷之言無偏無黨實出於公正之心故擇其所聞之丁寧者隨而錄之其他疏章之自判忠逆者及鞫招之自露偽飾者取而錄之而忠逆之自判者則斷之以忠逆偽飾之自露者則明之以偽飾如是焉而已矣豈敢一毫私意於其間也忠逆之所關偽飾之所由欲其辨之明言之詳也故不無重疊之說而於

其中亦有一節之深於一節者也惟後人無論四色平心舒氣而觀此錄焉則事蹟昭然脉絡相連東宮之黜昧辛壬之誣獄瞭然可知如在目擊苟以為不然則此傳其凶逆之心法故也尚復何誅嗟呼禧嬪之禍甚大矣哉一轉而為己巳之變再轉而致辛巳之凶三轉而有辛壬之禍朝廷之善類一網打盡宗社之危機迫在朝夕苟究其本由一禧嬪而已蓋斥禧嬪者全出於遵守先王之義理而扶護國脉之計也扶禧嬪者全出於迎合

主上之私情而要奪朝權之計也孰為忠孰為逆請視諸掌

完山后人忠巖居士自號農叟李聞政序肅宗十二年丙寅傳曰以張氏為淑媛大殿春秋將滿三十尚無儲嗣之望中宮殿用是憂悶深勸大殿仍納張氏至是封淑媛寵傾闕內正言韓聖佑疏諫

丁卯五月五次加卜以趙師錫為右相晝講時知事金萬重曰趙師錫之加卜閭巷之言曰與貴人張氏毋家親密故請托而致相矣上

大怒傳曰言根今日使之自首金萬重拿問三招不對言根宣川定配

戊辰九月二十八日昭儀張氏誕生王子時昭儀毋乘屋轎出入禁中持平李益壽見之毀破燒火推治其奴上教以出入有命不為論啓而擅刑令內需司罪禁吏諸臣多爭之不從李益壽疏略曰昭儀之母即一賤人何敢乘屋轎而出入於殿下之宮闈若是其無嚴云云

己巳正月初十日引見大臣六卿三司長官上

曰國本未定國勢單弱即今莫大之計在於
王子定名號故今予下詢若其遲回觀望敢
有異圖者納官退去也吏判南龍翼曰國勢
孤危朝野顛望之餘王子乃生臣民慶幸何
可勝達第今日下教出於意外定號之舉亦
涉太遽即今內殿春秋方盛今此舉措豈不
太急戶判柳尚運亦以為奏兵判尹趾完曰
南龍翼之太急為言誠是矣漢明帝明德皇
后嗣續斷望之後以章帝子之必以正嫡為
重可見矣王子生纔數月此後正宮終無螽

斯之望則國本不期定而自定矣工判沈梓
昉奏略同少異大諫崔奎瑞曰聖上春秋鼎盛
威王子生纔數月定號何若是汲汲乎今日
下詢既是大事則當從容訪議乃以官爵先
為脅制群下至有退去之教待群下太迫而
殿下亦未免大段失言矣領相金壽興所奏
亦以太遽為言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言元
子名號舉行事分付該曹傳曰以元子定號
五月四日廢黜中宮殿于安國坊私第兄弟家
私備膳羞以供朝夕四月二十三日即中宮

殿誕辰也例納供上單子及賀單上皆命還
給供上盤羞皆命埋諸後苑命廢日供上之
如此大過舉內則有張嬪之日進譖間外則
有南人之潛誘上意故也○禧嬪張氏陞為
妃以其父張炯為玉山府院君母尹氏贈坡
山府夫人○賜死金壽恒珍島謫中○校理
朴恭輔與吳斗寅俞樾李世華等四十餘人
上疏極諫廢母事上大怒夜二更御仁政門
親鞫朴恭輔而亢直不服上愈加威怒嚴勅
擗杖上曰汝敢終生毒不為直告恭輔曰臣

於疏中已為直告上愈怒曰汝何為妬忌婦
人肆其奸毒至此也時恭輔皮肉糜脫濺血
滿身神色不愛改容厲聲曰殿下何忍有此
教也夫婦人倫之始聖人人倫之至雖庸常
匹夫猶重夫婦之道則况我母后配體何故
因一時之忿不念古聖之訓而向中宮之言
若是鄙慢也上曰汝一向斥我亟以誣上不
道遲晚恭輔曰元子誕生之後殿下見過如
此臣斷以為浸潤之讒入於其間而殿下莫
之察也上玉音不成良久乃語曰此何言也

壓膝火刑之俱速為待令壓膝嚴問恭輔曰
臣於今日狂妄而死則死矣誣上則千萬
昧連試壓膝二次顏色不復上曰奸毒若
辱我無足恠也夢記之說是何言也汝以
為做幻虛語耶恭輔曰夢本冥漠豈可一
契合於將來耶不過偶然上達之過失而
殿下因此一事為大罪案此豈非莫大過
耶今雖以中宮為憑信夢兆實出於殿下
夢之致前日引見頻說夢中事以示信重
意臣則以為此亦殿下之先自失而然也上

威怒使羅卒倒懸於柱上而裸體遍烙連加
二次領相權大運囁嚅良久進曰火刑之法
本有其處遍烙非例也上曰然則依例為之
天威震疊屢促遲晚恭輔微笑徐對曰臣雖
骨燒決不當誣供遲晚如此而後方可謂之
臣節臣於今日固當盡節語侵先后之嗣基
殿下不之罪獨於臣有何大罪而施此慘刑
耶上曰汝果終不遲晚耶恭輔曰如欲殺臣
則雖肆諸市朝安敢辭避今若遲晚則死歸
地下不免為誣服之鬼豈不愧眾鬼指笑之

囚耶生不能救正寧欲死而溘然也速賜極
典顧羅卒曰此鐵冷更炙來自是閉目緘口
終不一言烙刑又至二次終不遲晚上遂起
還內殿命於內兵曹復為鞫問來善按刑威
氣厲聲曰今此罪人各別嚴刑恭輔厲聲曰
在御前則天怒震疊固當嚴刑而吾有何罪
而既被酷刑今到外庭若是深治耶來善得
得若不聞者然杖杖考察遂加一次脛骨盡
碎血如泉湧

夫來善者凶獍之漢也極逆之漢也惜乎

以主上之美明內信妖女之讒間外陷凶
徒之逆謀先有廢正宮之大過終得殺忠
臣之惡名也上進用南人權大運為領相
睦來善為左相金德遠為右相六曹政院
及三司皆以一番人除拜朝著遂大變引
原州儒生安瓊等疏請命黜文成公李珣
文簡公成渾文廟之享埋兩賢位版賜死
前領相金壽恒賜死前右相宋時烈其他
一代名流或杖殺之或竄逐之殆盡無餘
庚午四月日樞妻諱簡中入丸藥三箇納于闕

內曰此藥極利於痘疫且益壽可進於元子
上恠之即指內殿使修答更求其藥丸則樗
妻發明曰與初入之簡相準此簡則可知其
真偽上以藥和飯飼猫猫即斃矣拿樗究問
先是樗之妾與女欲害其嫡母咀呪發覺黜
其妾逐其女至是賁進成藥於闕內者疑是
妾與女陰欲嫁禍於嫡母之詐也於是驗其
筆跡與其女大相似樗請殺其女上教曰不
可以筆跡之疑似成罪姑置之樗又奏曰以
其妾之咀呪嫡母妖惡如此決不可貸自上

命曰其女則并其前罪而遠黜之其母亦并
黜又因吳廷緯招三司請拿問鄭重萬之妻
重萬之妻即樗之妹也上曰至親婦女處置
為難重萬配鐵山鄭妻配龍仁蓋鄭妻若無
所犯則何故三度移書於吳廷緯今番供辭
一如前招保全人生云也吳廷緯供招之時
三度謔書并納之所以三司之請拿鄭妻也
而上以至親婦女不許之

甲戌春金春澤將圖驅出南人復位中殿卒為
大運來善輩所發覺枷囚繫王獄明將行刑

是夜二更傳曰昔之囚推者今反為鞫問昔
之定配者今反為極刑一日二日使三木囊
頭之罪囚充滿於金吾傳相告引輒稱面質
幾盡請刑其所前後援引者亦將次第羅織
然則主家及一邊之人其得免於拷掠竄延
之科者鮮矣其愚弄君父魚肉縉紳之狀極
為痛惋叅鞫大臣以下并削奪官爵門外黜
送閔黯及禁府堂上並絕島安置傳曰前
領相南九萬拜領相權大運代吏判柳尚運
玄逸代兵判徐文重睦昌明代刑判尹趾善

閔就道代工判申翼相吏叅朴恭尚除授○
故判府事閔鼎重復官賜祭傳曰金錫胄
至於壬戌誣告人金重夏金煨之獄事處事
謬戾自致人言固有其失而朝家待大臣之
道事體自別原其本情豈負國而然哉特為
復官傳曰宋時烈罪狀多而其中貶君亂
統之說不過彼輩脅持之好題目至於妄論
宗廟一款尤是情外予常平心舒究常自悔
恨矣特為復官賜祭南龍翼李師命復官
傳曰強臣凶孽敢伸救廢人者當以逆律論

斷事既已布告中外此則專出於嚴防伸雪
復位亂我國事也自古帝王於此等事雖已
明罪廢出而亦必參酌善處恩威并施不害
為寬大之道也頃年有一大臣以廢人移處
別宮等事陳劄蒙允而更又思之廢處未久
世子未離阿保以此處分未免太遽故姑寢
不行矣今不可全無恩禮令該曹移置別宮
處所定于於義宮 傳曰移置別宮命下之
後使人致問則辭意悽惋悔心殊切令人不
覺感動更命移處于西宮景福堂供奉如法

而入宮之時用屋轎抬管及軍兵導從等事
參酌磨鍊令該曹斯速擇日

甲戌五月十二日午時中殿乘屋轎前後射隊
禮官陪從輿車儀仗從曜金門入闕大小諸
臣依例肅謝於中宮殿

嗚呼聖母之廢處私第者今幾年也僅有
一大臣以移處別宮事劄奏之外更無以
移處為奏者亦無一人從容善諫感回聖
聰以此復位之慶不自於群下之至誠而
必自於聖意之悔悟若使聖心終未之覺

悟我聖母其將永處於私第而終無復位
之舉耶竊慨夫朝臣徒畏於殿下伸救者
用律之令而莫敢發一言今日之朝廷直
諫之風有乎無乎臣子之義有乎無乎吁
可歎也其在人臣之分義道理北面稱臣
者逐日進諫終歲力爭期於回天後已也
主上雖有一時嚴令在廷諸臣其何可盡
誅之盡竄之乎

丙子五月姜五章投疏告世子外家墓所埋置
凶穢之物而兵判申汝哲家奴應先弭牌墜

之墓傍上親鞠之申汝哲胥命闕外上還授
耶納符傳曰勿待罪應先受刑九次不服而
死 上命曰若告作變之人者當重賞之張
家墓奴言張家奴業同裹糧出來留連墓所
自謂曰數月後當有變恠矣其月果得埋凶
之物領相南九萬左相柳尚運右相申翼相
曰不可以疑似成獄上命放棄同諸囚三司
力請窮覈期於得情上命鞠問業同受刑承
服希載家自作木人而誘致應先於酒家勸
飲數杯應先乃醉倒竊其弭牌而故墜於張

家墓所埋凶之日以埋凶事欲作應先之眚
為也以應先欲作申汝哲之所使也蓋其意
先禍申汝哲家仍為網打西人之計主其謀
者乃李義徵之子弘渤也云弘渤屢次受刑
而斃鞠問業同領相南九萬左相柳尚運右
相申翼相按獄相議曰自盡而嫁禍西人實
涉於然疑而獄辭若涉於禧嬪則豈非難處
乎領相遂與左右相請對以陳不可窮治之
由上曰今聞卿等之言正合予意仍命罷鞠
遠配業同群議譁然攻斥三相三相並出城

外待罪

夫人臣事君之道不可容一毫私意只從
大義而已矣孟子曰舜為天子瞽叟殺人
則臯陶執之雖以天子之父既犯邦憲則
尚有臯陶之執而何況世子所生之母乎
希載之自盡其墓欲禍他人苟究其設施
凶謀則禍人家國雖三尺童子尚可量矣
三相豈不知之而或恐事涉於禧嬪耶謂
業同不為窮治罪止遠配烏得免臺斥之
峻發乎窮治業同而若無禧嬪之所犯則

禧嬪脫空矣若有所犯則此在主上之叅酌處分而三相之處事亦得光明矣心上終挾一私字以當然窮治者陳奏罷鞠雖畢竟無事禧嬪則長在黜昧之中三相則難免挾私之科也

辛巳八月閔中殿薨成服後九月二十三日傳曰大行王妃二年遘疾而禧嬪一不問候居常不曰中宮殿而必曰妖女又潛設神堂於就善堂之西而與其婢僕日夜祈禱極其縹繆是可忍乎濟州椿棘罪人張希載丞正邦

刑傳曰張氏罪惡今已彰著若不早為善處則他日之慮有難形喻實出於為國家也為世子也張氏使之自盡○二十五日傳曰內司囚禁罪人雪香丑生淑英時英哲生等拿來明日仁政門親鞠時王世子年十四朝臣恐搖國本舉懷憂懼之懷領相崔錫昂左相李世白右相申琬吏判李畚兵判金構戶判金昌集會闕下聯名陳劄亟寢成命傳曰公卿會論劄勿為捧入政院玉堂請對同副尹趾仁曰罪人情狀雖極切痛何必親臨鞠問

乎况今梓宮在殯而用刑於梓宮咫尺之地亦甚未安推鞠禁府實合允當右副徐宗憲請依此即達上曰諸臣事事防塞潛設神堂何等罪惡而敢以設鞠禁府為請乎並推考假注書李命世曰趾仁所達之言誠為切至殿下以今日處分出於十分商量非出於一時激惱為教而臣見已巳日記亦有非出於一時激惱為教然畢竟悔悞則安知今日處分亦出於激惱之致乎上曰今日事爾何敢比之於已巳乎人臣分義豈容如是命世拿

問定罪 傳曰噫予日夜切齒至恨未雪而臣子之欺視謀害國母之賊一至於此尹趾仁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翌日還收○領相崔錫鼎劄略曰漢景帝使田叔按覈梁獄太后憂之不食涕泣帝亦患之矣田叔盡燒梁獄事實而來謁帝問曰梁事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然上勿以梁事為問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而已矣梁王伏法而太后寢食不安是憂在陛下帝大然之使叔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太后大喜起坐而餐帝亦大喜朱子

書之綱目而先儒亦美之噫君臣父子並列
倫常恩義經權互為輕重太后與妾子雖有
親屬尊卑之殊人君慈愛之道臣子服事之
義固無異致而宗社大計之所關係又如何
重也況今春宮情境其可比論於涕泣不食
而已乎夫梁王一藩臣也明有死罪而特因
太后愛少之情屈法曲貸先儒猶且許之今
禧嬪設有難赦之罪念春宮誕育之恩為春
宮憂傷之慮少賜寬貸不至於窮竟暴揚左
右不逞之徒則依律致僻以伸王法如羊勝

等事以安春宮恐不悖於今日處變之道也
昔者仁廟宮中有巫蠱之變辭連貞明公主
臣祖父文忠公鳴吉時為首相上劄奏曰臣
之疑難於此事者非為公主之婢子所以不
忍於公主也非為公主也所以不敢負先王
也亦所以不敢負聖恩也夫公主天屬雖尊
其所株連乃在咀咒上躬而其時大臣之言
如此聖祖之所以處之者亦不竟其事今所
不忍於禧嬪者非為禧嬪乃所以愍春宮也
亦所以不敢負聖明也惟我春宮以穉弱之

年乃於倉卒遽遭人倫同極之變震驚崩迫
當如何也若使摧剝隕獲不得自全其情性
則非但重傷殿下止慈之恩其於宗社何荅
曰寢勿行之說出於大臣實涉未安○淑英
等刑二次承服神堂所祝之願除妖氣邪氣
成所願云云所謂妖氣邪氣指中宮殿所謂
所願指中殿昇選則禧嬪復為中宮之意也
云云並凌遲處斬○領相崔錫昂再劄陳諫
辭意懇到切至庶感天意而無批荅至於三
劄批曰謀害國母乃是莫大之獄內埋咀呪

外設神堂凶逆之節不一而足予則屢日親
臨帳殿必欲究得而大臣連日三陳劄子猶
恐獄事漸露且今親臨之舉謂非人君之體
有若譏予者是豈人臣之所敢發諸口乎此
而置之末流之患必至於義理晦塞而後已
領相崔錫昂中道付處
十月初八日傳曰禧嬪張氏疾惡內殿潛圖謀
害設神堂於內外日夜祈祝埋凶穢於二闕
不啻浪藉情節盡露神人共憤此而置之得
志他日則國家之憂實難形喻觀於前史可

不畏歎今予為宗社為世子為此不得已之
舉豈樂為哉張氏依前備忘使之自盡上自
大臣下至三司而以念世子誕育之慰憫世
子情境之慘極軫全思事疏請而一并不允
初十日禧嬪張氏因上教自盡
惟我主上亾國之事不一而足而能皆愔
然覺悟如日其更真起百王英明之主也
全寵禧嬪之妖邪信聽禧嬪之讒間而廢
黜姪姒之正宮張嬪不過一後宮而陞為
妃張嬪之父不過一常賤而封府院君張

嬪之母亦不過一常漢之妻而贈府夫人
且如朴靜齋千古所無之忠臣以無前酷
刑而殺之此莫非亡國之事而未幾改悟
復位中殿延贈靜齋數敗之彞倫始扶晦
塞之義理始闡矣牛溪栗谷東國之師宗
而黜享文廟文谷尤翁柱石之賢相而一
位賜死其外名公碩輔若非杖殺則皆竄
逐而其所任用之人皆是閔黯輩無母無
君之凶賊也亦莫非亡國之事而又復覺
悟來善黯玄逸之徒一時逐出牛栗而先

生復享文廟文尤兩大臣復官致祭進用
南九萬朴世米崔錫鼎申翼相申琬李世
白李奮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趙恭未其
他次次收用者皆是一代名流也朝著之
上自此一新○按獄希載之奴業同也領
相南九萬以不可窮治之意為奏而上亦
可之蓋領相之以是為奏非愛希載也或
恐事關禧嬪也禧嬪不安則世子亦不安
也領相不可窮治之奏實出於為世子忠
赤之心而斷無他意然而業同妖盞之招

既歸於希載其在王法鞫問希載斷不可
已也鞫希載而罪止於希載則誅希載亦
不可已也若其辭連禧嬪則禧嬪雖有誣
世子之功而即一後宮也以一後宮既犯
同赦之罪則烏得免祖宗關石之典乎其
在世子情境極慘而只待主上處分勉抑
至情而已且使希載早伏王誅妻孥黨援
盡為竄逐則豈敢肆行凶詐至成宮禁之
變哉使彼希載之同赦屈王法而宥生於
世間者六年于茲矣妻孥黨援晏在輦下

而潛結惡國之徒日夜經營者莫非謀害
坤位傾覆王室之計也凶謀滋長毒禍蔓
延震薄之變竟出於宮闈安知不由於希
載之不早誅乎領相不忍於世子之情私
乃有業同不窮治之奏此是領相平生一
誤着也世人之言曰此大臣之救解希載
為一身長遠之謀謂之為世子挾私則在
所難免而謂之一身之謀則千萬曖昧也
非徒領相為然同叅之左右相亦然矣又
從而歸之於護賊一節深於一節世道何

其危險也以此論之則人臣事君之道只
以大義理而毋令一私字容於其間也
上連日親鞠妖巫賊婢之托禮嬪行凶之事
這這畢露上意遂決於處置禧嬪又下備忘
記曰世子情私予豈不念而如崔錫鼎劄辭
引誘無倫固不足論大臣諸臣之為春官倦
倦之誠亦豈不知哉第思之思之又復思之
思之熟矣事已至此有此處分而實無他道
理也張氏依前備忘使之自盡茲以予意喻
諸左右

大哉王言今日處變之道正大光明深長
宏遠卓越百王雖先舜復起無以加此苟
或拘於世子之一時情私使謀害國母之
妖賊得漏於三尺之王章則義理壞矣彞
倫絕矣法網頽矣神人怒矣如是而國不
亡乎雖或幸而不亡主上萬歲之後即禧
嬪得意之日也肆然稱國王誕生之毋恣
行暴虐無所不至當此之時誰能制之國
王實無奈何大臣亦無奈何君臣上下坐
而待亡之外無他道也罔極又像想復如

何猗我聖上以是慮焉廓揮乾斷快除凶
妖非特為明義理正彞倫立法紀於今日
也其於為國家長遠之慮當復如何哉備
忘記曰若不早為善處則他日之慮有難
形喻實出於為國家為世子顧以諸臣全
息為請之薄見何敢窺主上深泓長遠之
涯危也哉領相崔錫昂即一代名相也禧
嬪謀害國母之罪神人之所共憤也其在
國法不可容貸者領相非不知之而連陳
三劄以救之非為禧嬪也實為世子也斷

斷忠赤之心有可以見之然若其禧嬪以
究罪而遭此則其在春宮冤鬱之懷崩迫
之慟無以自抑而自制蹄天叫地推肯腐
心情性莫全疾患易成到此地頭在朝諸
臣雖至碎首殿砌濺血肆市力爭不已也
而夫禧嬪難貸之罪雖至情之間必有所
默料也雖切驚惶隱痛之心而帝王之度
量迥超於凡人以春宮聰明之資其必以
義而制之以禮而裁之勉抑私情之切至
覺得大義之關係則豈有喪性成疾之理

乎領相之劄連以莫保情性易致疾患為
奏其或以凡人區區之私情仰揣者歟人
臣事君之道只可以義不可以私也且領
相劄中以漢景帝貸罪梁王引喻之何其
謬哉梁王景帝之天親也禧嬪主上之後
宮也以後宮何可擬之於天親乎但以天
親言之宥罪梁王在所不已也昔帝舜之
封象亦以是也况景帝母后在上為母后
愛少子之情宥罪梁王既致母后之欣喜
且保天親之息義矣至於主上只拘於世

子之情私遂貸一後宮貫盈之罪則帝王
家法到此蔑矣春秋大義於是壞矣領相
之以此引喻未知其得當也烏得免聖上
悖理無倫之嚴教乎然而斷斷忠誠慮
春宮之不得保護不顧聖批之嚴切連陳
三劄一領相而已也前領相南九萬賦性
正直秉心忠貞歷事屢朝位至三事其間
事跡則當賊堅鴟張之日挺身獨當亢章
極言當己已罔測之變不彈逆鱗退斥權
奸其他不顧身謀一心事君之丹忠炳節

不可勝籌矣累遭竄逐幾陷大僇而精忠
諒節不小挫焉實無愧於古之大臣矣當
業同按獄之時以不窮治為奏者斷無他
意實為春宮之地而亦出於忠赤之心也
謂之過慮可矣而臺啓峻發或謂之釀成
或謂之禍源或謂之掩護請罷而不足又
請竄配至於金普澤之疏至謂曰不顧大
倫惟一身日後之利害禍福是揣是度首
貳聖母曲護凶逆此大臣之前後忠節街
路之所輿誦則普澤豈獨不知而猶忍如

此者專出於伐異猜賢之心也至於前領
相崔錫昂請寬禧嬪一款亦出於為春宮
之忠心也此則左相李世白右相申琬吏
判李畚兵判金構戶判金昌集心相同也
議相同也劄相同也而特以領相三劄之
愚至區而別之乃為罪目何其不公之甚
也此無他不詐是非公論專出於同黨伐
異之習也自是之後世人謂之曰老論斥
禧嬪少論扶禧嬪此亦謬言也然則以若
南九萬崔錫昂尹趾完尹趾善之賢相豈

扶禧嬪之妖凶耶皆出於為世子之忠悃
而謂之扶禧嬪人心之危險於此可知也
吁可歎矣以一禧嬪之妖凶為老少論機
關所為老少論亦可笑也○曾在甲戌後
宮崔氏生王子是為延初君聖母之復位
多賴崔氏之開恢上意也○禧嬪當服罪
之日乃曰一見世子然後方從上命母子
情理在所難禁上許世子相見禧嬪固宜
涕泣不暇而反出不忍說之惡言肆其毒
手侵及下部世子即地氣塞半晌之後回

甦闕內驚寔世子自是之後仍成竒疾容
貌漸漸瘦黃精神時時昏眩論其前日罪
惡雖處斬肆市不為過也而賴有世子自
斃闕內亦云幸矣何怒於世子而為此不
忍惡毒之手乎古今天下豈復有如此惡
毒之人乎

乙酉十一月有世子傳禪之命領府事疏諫上
荅曰今日此舉宜出於萬萬不得已惟卿之
體諒也其後諸臣連諫未幾還叔

庚寅二月領相崔錫昂曾以藥院未盡誠事承

嚴批方在待命因左相徐宗恭陳劄救解特
命還寢即日出仕之後七度呈辭教以勉副
即日尋鄉仍命卜相以李畬為領相左相金
昌集右相李頤命

丁酉七月右相李頤命獨對罷後復有諸大臣
命招之舉且有王世子聽政之命獻納朴聖
輅論獨對之非右相上劄辭職荅曰獨對之
事非今拘行卿顧謂承宣同我隨入則尤無
所失矣○備忘記五載沉綿之餘目疾添重
視物益昏酬應漸難國事可憂依國朝及唐

時故事世子聽政

八月初一日世子聽政朝參節目禮曹入啓○
領府事尹趾完聞右相獨對之報昇櫬入京
陳劄非斥蓋右相獨對時筵教非在外之臣
所得聞然自然漏洩於外矣略聞漏外之
言則初以世子代聽之事下詢則右相奏曰
此非臣獨承之事也與諸大臣定議又教曰
欲用唐太宗故事卿意何如右相奏曰殿下
何出此言也非臣子所敢聞汲汲而退於是
命招諸大臣乃下王世子聽政之命矣細究

是日處分之跡則命右相獨對者欲詢其過
失之教而右相牢拒之則上知其不可動搖
遂招諸大臣乃下王世子聽政之命若非右
相之牢拒當日事未可知也而特有右相之
牢拒故上雖有發端而終未得行也此豈非
右相之得體者乎是日中外莫不驚遑疑惑
領府事得聞此報忙忙入京劄斥右相批曰
予病至此變通之外無他道理此固已定于
心使世子聽政之教予先發於口而大臣奉
承則與世宗朝事自然相符其時受教之下

未聞有爭之者今必爭責大臣此予之所未
解也又傳曰今茲使世子聽政之教導依國
朝故事則處分得宜固無可言者若以筵教
有懷欲陳夫孰曰不可領府事以篤疾之人
汲汲上京有若國家安危迫在呼吸者然舉
措既極異常告君之辭亦未擇發而至於右
揆則直以私臣一筆句斷驅之罔測之料是
誠何心也 荅右相辭劄曰領府事言獨對
事遣辭至深其意實在於逐卿况獨對時卿
之竭誠匡救可質神明則大臣之言豈非卿

之至寃乎雖以此批旨觀之竭誠匡救可質
神明聖教既如是明白則右相之匡救丁寧
無疑也然獨對之舉上下交失既曰獨對則
必有隱微之教也人君有何隱微之言於臣
也人臣敢承隱微之教於君乎古人云嫌疑
之地君子避之是故時原任大臣之違召於
是日者實有嫌於識事機知輕重之故也

九月初一日告廟頒赦世子聽政

庚子六月初八日上昇遐于慶德宮院相金昌
集右相李健命依舊例共議敦匠凡事稟旨

依達○十二日大行大王成服○十三日王世子嗣位告訃兼請謚使判府事李頤命李肇朴聖輅榻前定奪○李頤命細議于領右相曰今此使行竊有深慮者存矣主上當辛巳之變既被禧嬪毒手之犯且驚禧嬪極慘之事自是之後容兒漸至於疲黃而血色頓減調和鬱火時動於腦膈而精神常多昏迷遂成竒疾病氣支著於外世子之接見北使亦屢矣而彼使見其病色之如此也每有未蒞底意矣今當奏聞嗣位之時彼人之心有

難測度萬一有意外之事將若之何在我慎重之道不可無預備而自前我朝有請彼若不肯則有行貨得成之例且近來赴燕之行其所交接專用銀貨雖冬至謝恩之例行請得公貨以備分歛應副之資者便成規例今番之行實關國家大事而亦持銀貨而去以備不虞僉意如何諸大臣皆應曰諾於是請得六萬兩銀子以行及至彼中無弊雋事而還持去銀貨依本數還納于戶曹○刑曹判書俞集一以崇秩宰相謂有身病一不進於

問候之班揆以分義已極乖當而在於哭班
毒觴隨後至被同列對面之誚且有臺啓削
奪之請○清恩君韓配夏當國恤蒼黃踣痛
之時在於闕外私次盃盤浪藉分義情禮俱
極蔑如臺啓論斥○前叅判李光佐位登宰
列深蒙國恩而玉候添加候班建設謂有情
勢一不進叅侍藥設廳祈禱山川舉國驚寔
而略不動念至於仙馭賓天敦匠有命則肆
然出膺雖街路走卒目之不忠
七月初八日梓宮加添之時有召對之命領相

金昌集奏曰當此宅恤之時不廢典學之工
凡諸群下莫不欽仰而昨暮始講夜深乃罷
今日又有召對之命即今盛暑鎮日開講恐
損玉體有時召對似好云云右相李健命亦
奏曰此時異於常時玉體亦易受損召對姑
停似好云云或有問於領相曰自古帝王未
有臨講於諒闇之中方今主上居廬而講學
恐非經禮何不引經而奏之姑停召對於因
山之前而乃反以有時召對為奏殆不近於
百步五十步之間耶領相曰吾豈不知此乎

自来玉候源委在於鬱火時時衝激精神數
數昏眩其若潛心於典學則或為降鬱火養
精神之一助故所以引其端而仰資也若今
盛暑逐日臨講則恐有損於玉體故所以有
時開講而奏之矣聞之者皆服其憂愛之誠
○玉堂俞拓基問議進講冊子於諸大臣領
相曰禮經帝王禮節之所載則尤合於喪中
之所講以禮記進講宜矣○十一日傳曰在
京百歲老人二人招入事分付校理洪廷弼
疏諫曰卒哭之前開講之事老人招入之事

恐有未安云云右相責之曰年少儒臣徒知
直諫之義而全昧時措之宜也方今主上患
候自非鬱火衝激則精神昏憤聖心豈不知
卒哭前開講為未安而連日召對者托心講
學欲忘鬱火之意也今者招入老人亦以此
意也今在近侍之列未審上候之如何且昧
聖意之所在疏諫若常時者然未知其可也
諫君之心出於愛君之誠今時則只可愛君
不暇諫君矣聞之者莫不欽服○二十一日
幼學趙重遇以張禧嬪進服事上疏其曰延

服之道禮經明訓禮經所謂廷服者其果以古亦有如禧嬪之大變惟也如先王之太處分也如今上之所處地也而有廷服之說耶不論本義之出處只憑廷服之二字敢擬於今日是誣禮經之本義也其曰毋以子貴春秋大義春秋所謂毋以子貴者即公羊悖理之說而胡氏之傳極論其非程朱兩賢亦甚嚴斥而敢以此勸君上是納君上於不測也其曰上自大臣下至三司而無一人為殿下言此事者是敢以不軌之心凌侮朝廷也

其曰先大王之靈必弗拂於今日之舉是敢以不道之臆見勒持先王之靈也其曰璿源譜略有禧嬪二字而先大王未常有刪去之舉則先大王微意在於其間夫禧嬪罪雖貫盈而嬪則嬪也譜略書之曰禧嬪之外無他可稱之字也是故以先大王至精至微之大處分至於禧嬪二字存而勿論者此也乃以此敢謂曰先王微意在於其間矯誣先王胡至於此也凡此五大罪有一於此則罪犯罔赦而彼重遇一疏之內五罪俱彰在庭諸臣

同聲嚴討之不暇而趙觀彬趙聖復一二臣之外率多袖手傍觀而至若吏判趙恭者上疏辭職當日出去果川承旨宋成明謂有母病陳疏受由皆有故避之意也

蓋先朝失志之徒不樂於王弟之英明積猜於正類之當局包藏禍心厥已久矣當主上嗣位之初以禧嬪廷報之事把作竒貨先圖迎合上意以擇嗣宗室之計利誘貴戚潛謀除去國本如彼凶謀雖曰秘密自然漏洩傳說紛紜人心危疑怨國之徒

同一謀計逆肚相連故重遇悖疏之出也或視之尋常或逃避不現無一討斥者惟獨老論中數三人陳疏嚴斥則老成諸君子皆止之曰重遇之事薄物細故也主上尚無嗣續之陞而延初君即先王之少子也主上之親弟也聰明之姿迫出百王仁孝之德夙著八域定策儲嗣非延初君而誰也禧嬪廷報之事雖違於禮經不至於國亡世弟冊封之事今若少緩則國脉絕矣方營定策大事而何必事於討斥重遇

積忤於群小上以妨大事下以致速禍耶
以定策世弟自初劃計而主論者金昌集
李頤命李健命三大臣也同議者權尚游
閔鎮遠鄭浩李宜顯李觀命趙聖復洪致
中李晚成申鉅任昉宋相琦洪啓迪諸臣
子皆是一代名流也以至于文官堂上堂
下武臣堂上堂下莫不樂從於冊封世弟
之議惟獨趙相恭米則三大臣初不同議
故趙相全然不知也而三相之不與趙相
同議者以趙相與趙恭者恭億兄弟為從

兄弟而恐事機之漏洩也一日則三大臣
同會議事之際趙判府恭米以單騎猝至
奮袂而言曰諸大監方營國家大事而何
獨擯小生也金相昌集笑而不答李相健
命正色曰吾輩不幸當國勢之危急詐短
謀拙末由效力晝宵憂違只願速死而已
今日之會欲以盃酒暫消世慮也有何國
事之所營也吾三人深蒙國恩位充大僚
宜圖保宗社之策而其於無才能何也設
或有之何可同議於謀移國本恭者恭億

之同祖孫乎況初無是事而大監自何得
聞吾輩之營國事也趙相矐視良久嗟唏
而歎曰小生釋褐以後迺隨大監輩肝膽
相隨情誼相通凡幾年所也小生雖品賦
不敏才智蔑補然素有忠國愛君之誠粗
知君子小人之別默察諸大監之平日持
心可以為社稷之臣可以托六尺之孤先
王付畀之托良有以也然方今國勢漸危
邪黨釀凶而諸大監束手噤口殆若忘國
者然心竊訝恠矣去夜為叅忌祀往從兄

家方其臨卧之時從兄問曰金昌集輩謀
計世第冊封云台其知之耶對曰今始初
聞從兄曰君於此輩奉之若神明而營此
大事業不與共議其內疏之心有可知矣
台勿更親假托曰冊封王弟而其實移國
之詐也若復親密後必禍及小生及聞此
言始知諸大監之營好事而獨擯小生心
竊恠之耶以汲汲而來願聞其詐則乃以
我為大年至親諱而不發却之退之至於
此耶烏在幾十年推許之情誼耶小生與

從兄自來情疏而曾見青驪貴客頻數來
往於角里殆涉淆雜故若非朔朝與忌日
則初不投足今乃疑我方營存社之大計
而初不共議終欲擯斥耶此故人不知我
之謂也金相執手欣然曰大監處地人易
疑之今聞痛快之言忠赤之心即地可掬
趙相曰主上素有奇疾春秋今至三十四
歲而前後兩宮尚無蠱斯之慶延初君孝
廟之孫先王之子主上之弟而年貌壯盛
睿學日就建儲之事時日為急而諸大監

何緩緩也三相同聲曰事理則然而卒哭
之前不可舉議也李相頤命曰重遇之疏
似是大機括必有指啖者矣趙相曰大機
括曷勝言哉曾聞或者之言曰天理人情
上一也主上今登寶位必欲追報於禧
嬪此固天理也人情也其若尊其名號加
之爵位固宜阻擋而至若厚其祀典加等
墳墓誰敢曰不可乎為今日臣子者只當
以勉抑至情一遵先王為奏而固不敢如
前斥言之也亦不敢如前防塞之也雖無

重遇之疏主上追報之心已切於平日况
今重遇之疏迎合上意者耶若其一切斥
言一切防塞此固取禍而敗事之道云此
言何如也金相曰今日北面之臣依前斥
言在所不敢而若有過隆之禮一切防塞
不亦可乎一自重遇之疏出也吾黨之人
怫怫奮激凶邪之徒揚揚自得爰像大不
佳而且恭者鳳輝輩締結貴戚日相會議
彼輩所議者乃擇嗣宗室之事也主上克
友於延初君常常撫背而語曰三宗血脉

惟汝與予而予則自幼有奇疾莫可致遠
所恃者惟汝而汝漸長成祖宗之所佑國
家之福也主上之愛延初如此其篤則邪
黨莫可變動上意而南九萬即少論之領
首也禧嬪伏罪之時有一言之救故主上
自潛邸時恩感於少邊人也吾黨之人自
初斥言禧嬪不有餘地已多積忤於聖心
而到今主上嗣位少論之以追報禧嬪事
容悅上意不見可圖矣吾輩之自此退斥
容可說乎此則初無一毫顧惜而彼結貴

戚以擇嗣宗室之利日復日流入宮闈則
婦人偏性易以動搖而若售彼訃則國脉
絕矣吾輩承先王付托之重豈顧斧鑕之
誅耶重遇之疏即彼輩施凶之漸也締結
貴戚即彼輩移國之階也吾輩為延初一
死之外無他策矣為延初豈非為國家耶
吾輩白首殘年當此不幸之會命耶時耶
雖至萬戮庶共一心以保三宗之一骨肉
則死而作忠義之鬼而可報先王知遇之
感矣四相一時流涕焉

鄭義聞即石門公通信使時陪從儻人也
其子禮夏繼為西谷儻人而家計至貧陪
西谷往箕營留一年空手而還王考除拜
尚州牧使時給錢四百兩使之資生其孫
榮大又為仲約儻人而為人聰敏文筆兼
備仲約羣兄弟多賴於大小科場門中長
老及親舊知識者心竊陋之所謂仲約者
外似寬厚而內實迫隘所謂士珍者嚴刻
驕矜人厭接對榮大雖為其儻人中心則
不服其兄弟而深感王考活其祖之恩每

日曉則必來見余有可聞說話則輒告之
故稔聞青驃貴客之晨夜往來於士珎兄
第家矣余心嘗怪之曰士珎兄弟素釀物
望自比清流而猝與貴戚潛結者未知何
意也緝章在傍曰彼輩之營營孜孜乃是
反論揆局之計也余曰大奸似忠自古然
矣專係人君知人進退之間而國以之興
亡也方今大朝憊勤世子仁善而輝也恒
也以赫世家閱兼以文章才能者也億也
以能猾之兄兼以精毒之弟儒也光也才

器過人稀世俊類至於儉也外面則一段
是寬厚者也中心則全然是艱險者也作
事之際智謀密密故自中之人推以為謀
主接人之際言辭款款故親疎之人稱之
以寬厚凡此七人以為國為心則固是國
家之福而以今聞見所及言之潛結戚里
似出擅國權之計也廣樹私黨必是張聲
勢之意也且鑄賊之伏罪每補冤案玄逸
之門徒遽擬仕目皆是挾雜不正之類而
必為家國禍亂之本是則為國而憂也至

親間俊秀之才莫不與儒儉從遊於朝夕
襲其驕奢尚其悖論目前文像不無一門
覆亡之機是則為私而憂也穉章曰以大
臣之獨對一違之徒議論規規或曰世子
代理之事也或曰世子易立之事也傳說
不一若將有大機括其或聞其詳耶余曰
既云獨對則前席從容之問荅外人何可
得聞也且君我布衣之徒聞之何益况是
時諱何可煩言於私第也勿更言一日曉
榮大來告曰昨夜兩趙大監來到於令監

宅須臾青驪客又到令監曰凶賊肆然獨
對者必是時諱之事而機密之通何其緩
緩也青驪客曰金景禱宦者日間所任極
煩今晚暫為出來故始聞其詳矣小令監
問曰果何如也吾亦有所聞第言之與之
相準青驪客將發言之際小令監曰姑勿
言即招小人命歸本宅故小人即出大門
更入內中門入挾房隱身潛聽則青驪客
曰大朝低聲教右相曰今日獨對之意卿
其知之乎對奏曰臣極庸鈍天意之所在

未能仰度矣教曰予有宗社之深憂而年
既老矣病益深矣晝宵思量不成寢睡矣
對奏曰臣無才能虛糜大僚上無以輔佐
聖躬下無以利濟黎元以致聖上宵旰之
憂皆臣之罪也教曰卿何為問東荅西也
方今世子本是柔弱之質而禧嬪之變後
往往有昏憤不省之時且由禧嬪之肆惡
仍成諱疾似無嗣續之望予之所憂卿豈
不知也右相無對更教曰予年衰病深實
難酬應方使世子代理矣右相對奏曰世

子代理國家大事此聖教豈臣獨承之事
乎宜降傳旨於中外矣大臣請退則更教
曰予欲行唐太宗故事卿意何如大臣惶
懼失色曰殿下何出此教不知所對仍蹶
起而退矣云云小令監曰日前用禧之所
傳是矣廢立世子即瀕命輩之本意也大
朝早已覘得故持命瀕命獨對也辛用禧
以伊日將命司謁潛聽之大朝以欲行唐
太宗故事為教則彼賊對奏曰是在殿下
處分矣伊時世子方監煎藥在御屏後從

屏上俯視則瀕命仰見之惶懼失色忽地
變辭而奏之曰殿下何出此教也仍蒼黃
而退矣是在殿下處分六字即金景禱之
諱而不言也而趙大監曰此言的然矣上
之末抄所教適中彼計初豈有惶懼失色
之理也又豈有何出此教之對乎仰見世
子之俯視乃有惶懼之心而強以何出此
教為對也大令監攘臂而言曰此賊不可
不急討小令監曰此實大事何可輕舉乎
欲討其廢立之罪則姑無形迹而不可以

內侍潛通之說發之於疏也欲論其獨對
之事則先有世子代理之教若以此教發
明則實無更斥之端矣不如姑俟其真迹
之綻露云云青驪客更欲發言之際小令
監分付奴子招來小人故急急而退其後
說話更未得聞余聞此言心中憂歎曰名
以人臣外結貴戚挾雜之詐潛議於昏夜
內緣宦侍深嚴之事暗通於私第不亡而
何而趙他人雖亡不關而兩李至親禍及
一門從此有下鄉之意矣余仍思之則大

臣之惶懼者謂由於仰瞻世子從屏後俯視之說專不近理人臣入侍必俯伏於御床之前而莫敢舉頭矣御座尚不得見况高於御座之幾文屏上乎無非後日釀出事禍之語也大臣惶懼丁寧以末抄聖教也余且思之諸峻派皆以仲約為首心嘗恠矣今聞榮大所傳內自此實大事姑俟真迹之說則秘謀遠慮果出於伊夜會客之右矣其後先以庚子銀貨之疏釀出辛壬之禍階代作其兄辛丑之疏網打定策

之諸臣豈不盡傷乎心小子直維謹記之以驗於後日

二十六日告訃正使判府事李頤命副使李肇書狀官朴聖輅出去

八月初七日進香之需極其奢靡至求異國珍恠之物爭務以相高先大王臨御以來專尚節儉之餘以此奢靡之物充於進香之膳需而朝臣無一進諫者惟司諫金濟謙疏諫之其略曰魂殿進香出於臣子延慕之情誠不可以已也然而不當以物之豐盛為禮也禮

固以小為貴者天子用特牲諸侯之奉膳於天子亦止一犢豈非至敬之地簡事之道以小為貴者乎今臣子之於大行分義情禮與諸侯之事天子天子之事天宜相等也其所以享祀之者今當以小為貴而臣聞各衙門諸宮家營辦進香之費至於數百千兩之錢窮賈異國難得之物務以相高故其間多有苟且之事不正之食而奢靡則極矣不但違於禮經貴小之義也先大王節儉之德卓出前古所御殿內窓紙廳上紋席皆令添補者

閭巷之間莫不傳誦癸巳夏模寫御真之日所進膳羞極其菲薄入侍群臣始得觀瞻至今敬歎以為帝王之威節今臣下之所自以盡其誠者大乖大行平日之心其為未安孰大於此宜令故院急速知委於中外各處進香餼品視前剋減務從簡潔以昭大行大王節儉之至德也云聞之者皆曰若使廷臣皆如金濟謙之開陳善道於主上嗣服之初堯舜君臣可期於今日矣楠美之言至輿擡而播傳宵小之輩倍有崎屹之心矣

九月初七日大司成黃龜河書陳掌議尹志述
所懷略曰伏見判府事李頤命所撰幽宮之
誌則於辛巳事沒而不書臣竊不勝驚駭痛
惋之至矣夫辛巳年間之變暗密難測而我
先大王明於燭幾謹於防患怏怏乾剛明施
典章使宮闈肅而與憤洩其處分之嚴正志
慮之深遠求之簡冊亦所罕見也先大王有
此聖德事而凡為先大王臣子者孰不敢思
畫表章於來世哉然而頤命乃於白首之年
猶且顧瞻利害費盡機巧忘先大王隆厚之

恩籍他日讒賊之口此豈人臣所可忍為而
及其公議譁然懼不可以逃罪則敢以諱親
之說作為義理有若殿下真有可諱之親而
臣子真有當諱之義者噫嘻此何言也惟我
先大王先后受祖宗付托之重而傳序於殿
下嗣登寶位為社稷生民之主則殿下之不
敢復有私親義理至明况辛巳處分寔出於
先大王為國家萬世之慮前後章奏之批明
示聖志之所存者炳如日星則殿下之不敢
復以他意存於淵衷道理當然今相臣既自

怵迫於禍福使先大王懿美之德不免於掩翳而不章又復傳會經訓文致奸言要以自掩其心迹誣一世耳目嗚呼使先大王若在於今日則相臣猶敢以此等語肆然於章牘之間哉其不忠無狀之罪不可勝誅云云
蓋大臣之撰進先王誌文也不提其辛巳事者一則以主上不忍聞不忍言之事也一則以臣子為其君諱其事之意也揆以事理叅以分義則相臣之不復提辛巳事於今日撰誌之時者亦為不悖於義理矣

先大王辛巳處分實出於廓揮乾剛明施典章肅宮闈而洩輿憤以將亾之國勢措之盤叅使危懼之人心得其安安猗歟盛哉其聖德至善可以表章於傳萬世幽宮之誌矣而相臣雖或不得已而闕之亦一欠事也尹志述以一年少儒生非斥大臣氣節之讜直言論之森嚴有足可尚而至若殿下真有可諱之親殿下不敢復有私親等語極涉狂妄難免過激矣以主上誕生之地言之則禧嬪卽主上所生之親也

其曰不敢有私親云者不亦狂妄乎以辛巳極變之事而言之則禧嬪乃主上可諱之親也其曰真有可諱之親云者不亦過激乎母子之間至情所在也禧嬪之變惟自變恠主上之至情自至情辛巳以後主上之隱痛當如何哉為今日北面之臣者至於辛巳一款不敢復提分義當然是以相臣之撰先王遺誌也初不提說者此也人臣分義當以相臣為正矣若斷自宸衷為其私親而有過隆之道則為臣子者以

死爭之未為不可而耶謂尹志述者忽然提起遣辭悖妄增激主上隱痛之私拖出羣奸潜伏之機雖可曰讜直之士亦難免敗亾之臣也哉

十一日右相李健命劄略曰誌文改撰事有都監稟旨舉行之命矣今此誌文即臣之從兄顧命之所撰而泮儒攻斥語意危迫構成人臣之極罪案今於改撰之論臣何敢不顧嫌礙而叅涉揆以公私分義斷無是理上曰誌文大臣極意撰述元無闕漏處亦無錯認之

說決不可改撰云云○獻納宋必恒疏略曰
尹志述既斥大臣之有逸於誌文且斥臺臣
之無人於論啓臣以方在臺閣之人遭此非
斥之言安得晏然於職次云云荅曰誌文大
臣極意撰述已無關漏錯認之處文已下石
刻亦垂畢之際尹志述以毒手之質挺身聚
議憑據誌文沮戲大事構捏元老相臣語及
私親造意陰險此等風習不可不隄防邊遠
定配○左承旨趙鳴鳳右承旨韓重熙啓請
志述定配之命還收事不允○執義洪禹傳

疏請尹志述定配之命還收事不允○正言
金龍慶疏請尹志述定配之命還收事不允
○正言金樸疏請尹志述定配之命還收事
不允○十四日領相金昌集請寢尹志述遠
配之命自上無發落趙恭者緹陳尹志述專
昧忌諱語多悖妄云云同日四學儒生趙徽
等疏請尹志述遠配之命還收事不允

十月初一日朔奠上候不平不得進參
初四日正言趙最壽疏斥尹志述以殿下真
有可諱之等語勒令君父自絕其所生之恩

加非理於君父之罪而請施絕島竄配之律
又斥兩司之交章迭疏營救志述不少顧忌
之事兼請前承旨金一鏡宋成命前日特罷
之命還寢事趙最壽之此疏擠陷異已伸救
同黨之始也○十三日卜相李頤命金守杭
趙恭采崔奎瑞傳曰加卜鄭澔傳曰加卜趙
恭耆○十四日傳曰明日望奠病不得進叅
○二十日發引二十一日下玄宮以下缺
十一月初四日卒哭自初虞至卒哭而領相攝
行連有上候之故也忠清道儒生洪滄等疏

請斬無母無君賊臣志述等之首以為正彝
倫鎮人心事入啓○十一日承旨柳重茂疏
先斥玉堂圈錄全出於循私而忘公次請右
相趙恭耆前叅判李光佐曲加開諭昭釋其
當初心事以開進仕之道焉○京畿幼學金
行進疏請賊臣志述付之有司亟正邦刑事
蓋重遇之疏托私恩而悖大義尹志述之
疏扶大義而絕私恩何其相反之若是甚
也一言而蔽曰皆主上之罪人也主上今
當嗣服之初欲伸其私親之恩天理人情

之所當然也私情之所切上如有此舉則
為群下者惟當以勉抑至情一遵先朝已
定之規開懷上意矣冝不敢以導君父於
一毫私情而彼重遇者妄揣天意不顧大
義之重投呈凶疏圖逞希覬之心論其情
狀卽一千古小人而洪滄金行進輩接踵
而起欲陷主上於不義之地不亦痛哉主
上嗣服以後廷報私親非不切矣而凡諸
施措之間辭色之際初無絲毫之形見者
而乃反嚴懲重遇此誠國家之福也今日

臣子亦不敢更提往事於此時而彼尹志
述者幽宮誌文謂有闕漏而忽生妄見提
起既往之事告君之辭冝其謹慎而快心
斥言以傷主上之心論其志意雖出於扶
義而惟其供辭少無畏忌竄逐避裔卽其
自取而自館學之儒以至臺閣之臣而伸
救不已者莫非貽感於上意也後日之禍
亂烏得免乎不思遠慮吁亦憾矣苟若同
朝之臣固冝一心事君有如重遇之疏出
焉則同聲討之以尊先王之處分有如尹

志述之疏出也則同辭斥之以慰主上之
隱痛則此固經權并用之道也朝著無睽
離排擊之患也而今也不然討重遇也少
論故避之斥志述也老論力扶之奸凶之
徒則益肆奸凶之計忠憤之士則益增忠
憤之心朝象泮澳國勢傾危此固邪正難
容而然歟誰生厲階至於斯極一則禧嬪
之故也二則禧嬪之罪也噫嘻禧嬪賦性
邪妖頓忘聖母引納之德反生陰女嫉妬
之心敢間坤極僭竊母位寵幸八載肆行

萬惡彝倫隨以晦盲國家幾至危亾詩所
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者正謂此也猗我
先大王一朝覺悟廓揮乾剛乃有辛巳之
處分綴旒之國勢方始莫安陷溺之人心
庶可底定然毒手敢肆於臨刑之日而貽
竒疾於主上俾絕嗣續之望餘惡尚烈於
既死之後而釀禍心於凶徒以致宗社之
危一女人之禍何其酷也主上之春秋方
今三十四歲由此竒疾前後兩宮終無懷
孕之期中外之所深憂者也而惟以王弟

之長盛英明都下人心慙懃慰望自然鎮安矣○孝橋傍有劉敬寬者為人謹厚且有識字曾以司謁侍先大王殆近六七年而因病退居者也其言曰先大王一日則夜深後扶杖周行於宮闈之內歷過內人房獨一內人房燈燭輝煌自外暗覘陳設盛饌一內人拱手跪坐於床下先大王深恠之開其戶而下詢其故內人俯伏奏曰小女即中殿侍女而偏承寵愛之恩矣明日即中殿誕辰廢處西宮罪人自處不御

水刺朝夕支供只是麤糲明日誕辰誰進饌羞小女情理不勝悵然設此中殿所嗜之物而萬無進獻之路故以進獻樣陳設於小女房中欲伸誠悃上始思之明日果中宮誕辰也即有感悟之意而嘉其誠意遂近之自是有胎漸及至六七朔禧嬪得知之捉納其內人結縛毒打幾至死境則置之墻下以大甕覆蓋之矣先大王方倚枕乍睡之間忽夢神龍自地中欲出不得僅露頭角而泣告先大王曰殿下速活我

先大王驚悟而深恠之入禧嬪之寢房周
觀之初無可驗忽見墻下有一覆瓮下詢
曰彼瓮何故倒立之禧嬪以巧辭對曰空
瓮本來倒立之也先大王即命內侍使之
正立之則其中露出結縛之女人先大王
大驚而看之則乃向夜所近之內人而血
流滿身命在呼吸急令解縛先以藥物灌
口次以米飲注咽食頃始有生氣遂置於
正寢挾房朝夕救護幸得蘓甦而胎亦安
矣先大王自是之後知禧嬪之惡遂有疏

斥之心而頗多向意於中殿及夫崔氏乃
生王子先大王十分喜幸下教崔氏曰汝
有至誠於中殿故神明所佑使我而近汝
有此弄璋之祥即以中殿之故也若非中
殿誕辰之故汝何明燭而設饌適見於我
過之時乎今日弄璋之祥即中殿之所賜
也崔氏仰對曰今日下教切切至當若至
弄璋之祥果由於中殿則宜有復位之處
分也上曰予心亦然矣遂有復位之舉如
此異事滿朝百官皆所不知而我獨知之

云云○至矣威矣我閔中殿聖母也自嬪
于之初貞正之德節儉之風雖周之太姒
漢之馬后無以加焉萬生之慶居然漸晚
以是用憂懇勸大殿遂納禧嬪而廼生世
子則欣幸爰育無異已出而反為禧嬪之
讒間廢黜西宮而六年之間初無一毫怨
尤之心自處以罪人雖盛暑深掩宮門不
見天日雖隆冬因御絺絡不服煖衣且廢
水刺只進糲飯矣自本第進獻松茸炙中
殿對而不御悲感不已侍女問其故教曰

此是大殿所嗜之物我何忍獨食耶仍退
出之廢處西宮已多年所而誠愛主上之
心去益彌切不少懈焉天日明臨感其至
誠因中殿之誕辰而使崔氏設饌因崔氏
之設饌而使主上適覽遂致弄璋之祥復
位之慶孰使之然也天使之然也則使天
而使之然者誰也我聖母之至德至誠之
使之然也 盖天之降本草膳本降字下
情字上有九十餘
字缺文而則為字下終字
上有數行文當從本草
為石門後裔者與清陰子孫誼如一家者

凡三世矣當其文谷之遭譖家親與從叔
父連日往慰為之憂懼如至親當其文谷
之遭禍家親與從叔父往檢初終情誼如
此者不忘清陰救石祖之恩也均是石祖
後孫而西谷派則非徒越視家親與從叔
父徃徃嘲哭可驗其忘先背義之秉心矣
余與夢窩交誼最厚者不但世誼也志氣
相合故也自少至老情契益篤夢窩忘我
布衣之賤余則忘夢窩宰相之貴余訪夢
窩則終日談話待暮而還夢窩訪我則亦

如此矣己亥十月初二日仲兒獲忝庭試
三等第一人當日放榜感祝榮幸之心曷
有極哉夢窩致賀而來與語終日而不無
朝著間紛紜之機相未一言及道庚子元
月三日余兼回謝歲拜徃見夢窩乘暮而
還是夜士珍兄弟來見問曰今日徃見金
某云有何說話耶以尹判府連䟽彼謂之
如何耶余答曰昨冬金相致賀而來訪余
未回謝今當歲初兼為回謝徃雖有終
日之談話都是汗漫之說也我則布衣也

豈可以相臣之獨對問及於宰相也彼則宰相也豈肯以尹疏之可否說道於布衣耶仲約曰兄主以一布衣之士出入於權相之門於弟心終為可欠之事余荅曰吾李與清陰之後孫世誼不凡君與我同而吾與金相情誼自別者非在於金相作相之後也卽自於金相釋褐之前也則吾之如前往來於其家有何高眼之可欠耶且余自少絕科宦之心徒事與親朋交遊而金相卽吾之親朋也則吾不以權相視之

而以親朋視之金相亦不以貴重自處而以親朋自處佳辰清日有意則相訪淡然相對終日談話者多至於數千萬言而無愧於在傍人之聽聞吾豈若時人之昏夜潛交於權貴密謀挾雜之計而或恐煩聽於他人也哉士珍曰兄主才德為最於一門且胤侄八人皆是公輔之器也而方今國本有危殆之機世道有寢降之慮迨此時也何不與弟輩惠好同歸耶余荅曰扶持國本主張世道如尊措紳者之責而非

我布衣之責也此則切不欲復聞也吾與尊寸係至親世尚敦風則惠好之情昔非不足更何有別般惠好也君有君居我有我居則各有定處况值太平更有何別處同歸乎謹拙持身無辱家聲禁戒諸子無學悖類是吾所思也已仲約曰兄主教意多有疑晦處耳士珍更欲發言之際見余醉睡仍辭歸矣

十八日成均館同知事李宜顯大司成金雲澤啓以尹志述被譴事聖廟之多日空齋極為

未安事凡五啓而始有尹志述竄配還寢之命

先大王為國家萬世之慮乃有辛巳年至正至微之處分盛德大業實合刻之金石傳之萬歲矣然而幽宮誌文全然闕漏撰誌大臣雖出於不得已為君諱親之意而實為大欠事也滿朝諸臣非不知也而或規避而不欲言或畏懼而不敢發尹志述以年少儒生挺身獨當言雖乖激義則光明先大王四十年培養之德於志述有可

驗矣尹志述所懷中竊歎臺閣以誌文有
闕事無一人陳達於絳纊之下有非斥之
語臺臣宋必恒只陳引咎辭職之疏初無
志述請罪之辭而此批旨有志述遠配之
命主上之深憎志述有可驗上自大臣下
至諸臺而伸救志述終不允從而及夫泮
儒之多日空齋然後特寢志述竄逐之命
主上重賢館之意賢館立正論之風足可
以觀美於今日然正類扶志述之疏則每
靳俞允邪黨討志述之疏則必下溫批上

意之所向有可以揣得而凶邪之徒非不
知以志述供辭出於正直以王弟冊封實
為當然然而討志述而為禧嬪者乃是迎
合上意芟夷正類之計也捨王弟而議宗
室者乃是門生天子擅國柄之計也志述
竄配之命還收未幾乃有臺臣趙最壽之
疏而請志述則絕島竄配捲堂儒生則一
並逐出營救兩司諸臣國子堂上及大臣
並請罷職此乃邪黨之謀計已成排擊正
類之大機關也○余自八月望後卒得泄

痢數月彌留將至危境夢窩聞之遣醫看病送藥治療多有見效至十月晦間始得生道僅出戶庭一日夢窩親來問病余致謝曰如生一褐夫之賤台監何惜其死而送醫藥救療又此躬臨勤念至此也夢窩戲言曰閻羅王雖主死符何能奪我故人耶今復見故人眉宇清秀之氣無損於久病之餘生道自此無慮余曰如生無用之物何故愛護如此也夢窩曰如故人者援古比今罕有之高士而我得而為友則豈

不愛之重之乎我為故人思得一堂號即一三堂也敬奉以贈敢問一三之意奚取也曰尊周高風魯連復生也超乎物表嚴陵復生也謹嚴家法石奮復生也我友一人兼此三人故謂之一三堂也余曰盱賜之號雖曰嘉矣而不敢當不敢當也然台監亦有容媚之風耶媚此窮巷之一老物於大監何益哉相笑而罷

二十六日遠接使俞命雄畿伯李堞迎勅後入來北使知會膳本有相見世子時並弟子侄

以見云云實是無前意外之事也中外見聞者莫不驚恠矣及至主上接見北使於館所之日北使乃以皇旨如此之意言于主上侍從一二大臣喻以禮義之不然事理之不當一切防塞彼亦不得力請而其事仍得寢止主上自春宮時屢接北使允諸周旋動作之際禮儀棣棣少無失操然病氣形著於外貌二十年間北使來者非止一二而見世子容貌皆有未滿底意而歸自此彼中稔聞世子有非常之疾也及其封典之使

來也必有皇旨之有所云云者矣彼中之法有違皇旨者夷其三族今若無皇旨則彼使何敢矯命於外國耶明非彼使之為偽也是故來使自中路已有此言儼臣節節力沮則彼乃曰若不奉行初不詣闕即當回程為言儼臣萬端開喻於上价無擾抵京及見主上又傳皇旨所云而侍衛諸大臣據禮率拒彼亦無奈不得更請矣北客謂以皇旨請見王弟子侄此固彼中之失禮而意外之事也其在本朝之臣也同

心相議只為防塞之道也不宜歸責於儂
接之臣而右相趙忭者劄斥儂臣與廟堂
儂臣與廟堂有何咎也禮判朴忭恒陳疏
請罪任譯不亦謬哉且趙忭者劄中有曰
倍臣受之為冒嫌云主上元無他子侄只
有王弟延初而已冒嫌二字隱然侵逼於
延初亦何意也一邊之徒撕碍延初厥已
久矣今者右相之冒嫌二字露出腸肚之
久包藏者而北使之請見王弟子侄之言
適足為宵小吹覓之端矣

承旨李真儉疏畧曰噫方當嗣服之初羣下
所仰贊於殿下者惟當以勉抑至情一遵先
朝已定之規宜不敢一毫非義導君父而彼
重遇者妄揣天意伺釁闖發不顧大義之重
而圖逞希覬之心論其情狀萬、切痛殿下
所以深惡而嚴懲者也以必殺為過重而臣
愚死罪竊有妄度或者聖意主於隄防以為
寧失於過也信如是則誠國家之福一重遇
之死何足道哉殿下施措之間既無毫髮可
爭之端今日臣子亦不當更提往事於無事

之時不顧諱親之義以傷殿下之心也亦明矣彼志述者獨何心腸了無顧忌猶以斥言為快其絕恩傷倫之言臣不欲復進於殿下之前而渠亦今日臣子是何忍耶臣謹按詩之衛風河廣註豐城朱氏論宋桓公夫人之事曰母出則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初無絕道也宗廟之中不以恩掩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盡其誠而家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意盡其孝敬於慈母則內亦不失於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以此觀

之其無母絕之義既已昭載於經傳矣蓋宋桓夫人之事比之今日其事益殊而若其所生之義今古何異使天下無諱親之義則已自孔子已行之而春秋無讎母之義者昭如日星鑿々可據果如志述之言必使殿下絕所生之恩而後方快於心耶噫彼鄉曲無知之類冒儒為名童孩乳臭之兒受人指嗾者渠何省識惟其潛伏暗揣願指煽動者不顧禍國家而乖人倫吁亦甚矣重遇處分已嚴其身已死則固無可論於費辭更論而嘗試

嫁禍之徒接踵繼起者將不知其幾何也志
述之罪輿情所憤曩倫耶數殿下既下嚴教
罰止遠配此出於斟酌處分則今日廷臣固
當同辭嚴斥以雪君父之辱而不惟不此之
為也又從而極力伸救有若扶護敢言之士
獎詡立節之人者終至於操持君父反汗而
後已必使甘受其辱無所措手徒知有志述
不知有君父此何心術此何義理臣竊痛之
臣意以為殿下與其含憤隱忍一任羣下之
箴美毋寧更正志述辱君父之罪仍治黨與

之紛紜伸救者以嚴方來焉且臣於丁酉獨
對時事有欲言者其先已發於入診之時則
獨對之由入對大臣宜默揣者而不待承史
之導前投足於延英一步地已非人臣光明
底道理入對時說話史官不得書之則非外
人所能知而既曰匡救則不可謂必無是事
至今四年之間中外人心莫不以此為大臣
之罪而臣愚以為遽然獨對為可罪入侍以
後事不欲抑勒深罪以傷仁恕之道而第大
臣應命赴燕也上劄請得銀貨乃敢以丙子

使行時彼人耶引大明會典事為言者實非
人臣之所敢言者會典事在久遠殿下亦
何以得其詳乎丙子請封儲位時故大臣徐
文重上价之任彼中言會典中諸侯王年滿
五十實無子然後始許承重為嗣之語而不
許封典其後再請乃得準副忍之至今為東
方臣子者莫不憤惋而我殿下正為春宮殆
將三十年耶代理萬機屢接北使則雖彼人
必不容他議於其間而大臣乃敢而逆探彼
人未崩之心敢忍援引於今日以為恐動之

計者此何心也况其所請於彼者自是應行
之常典雖不費一錢自可順成而六萬餘銀
貨其將用之於何處耶云、此疏至月十六
日入啓十二月二十八日下批

十二月初四日大駕祇送勅使于慕華館主上
自卒哭後朔奠望奠連未參焉召對講學亦
多闕矣而至於諸臣疏批或五六日不下或
十餘日不下或一朔不下此專由於玉候比
前添加神氣亦多昏迷未能振刷之致也○
執義洪禹傳陳疏以諫其略曰殿下嗣服之

初雖於深墨之中猶且頻命召對引接不怠羣下欣聳皆謂吾王克勤之德可趾於先朝云矣于何比日以來聽納稍倦事務多滯諸臣章奏不即賜批臣竊惑焉伏願殿下繼自今亟開講筵頻接學士大夫克盡典學之工凡諸疏章即賜批旨隨其是非明示處分俾絕停滯之歎以昭清明之理云○十四日上候吐黃水一升許神氣充不平焉○二十九日傳曰春夏秋冬四享大祭親行而朔望殷奠以獻官攝行事磨鍊○校理金濟謙劄子

伏以臣伏聞傳教有孝寧殿四享大祭親行朔望殷奠則以攝行磨鍊之命臣於此竊不勝慨然憂歎之至伏惟先大王劒闕永闕音容日翳隙駟迅決歲籥將換舉國含生莫不哀隕罔極伏想殿下皇、靡及之慟尤當如何哉殿下身之重關係宗社安危上有慈聖之憂念下有臣民之依仰其不得經情直行以盡匹庶之疏節也不翅明矣而自三虞以後凡干祭奠連未躬行斷、忠愛之悃而非小人姑息之愛也殿下積年焦灼之餘卒

懼此巨創其所毀敗亦已多矣痰疾之作理勢則然矣每祭日當有攝行之命則羣臣莫不震動深以聖體之未康為至憂矣愆候有所難強則四享大祭容或有不得親行之時而如其不然朔望殷奠獨何攝行以貽其如不祭之歎哉今復預為定式如此則臣恐其不足於遠通之聽聞也夫人子之致哀親喪宜無與於他人而勝世子面墨哭哀則四方之吊者大悅魏孝文居喪跽慟則羣臣亦哭而出此可見天理之所自然人情之所同然

而今日羣臣之望於君上者亦以此耳嗚呼殿下之平日講學豈有勝世子馳馬試劍之習也我朝之聲名文物豈有元魏夷狄之俗也而今在廷之臣一有不盡其哀環海之內或見心悅誠服之風則豈可有遜於彼二國而為臣而不言者其罪亦豈止於刑墨哉如臣無似忝叨經幄成就君德固非所敢望而畏罪喑嘿實非臣義之所當出也茲冒萬死瀝血而言之伏乞聖明亟收成命而聖候若不至於難強則仍命親行明日之奠以光聖

孝以答衆望傳曰今觀校理金濟謙劄本力請親行瀉紙臚列其在事體殊涉未便適差○政院右承旨南道揆右副承旨鄭亨益啓曰即伏見備忘記有金濟謙適差之命臣等聚首驚惑莫之所以為喻也夫玉堂之劄請親享寔出於斷之忠愛之誠而不料其言有概於聖心乃有此未便之教不小假借至於特違其任是豈臣等所望於殿下者哉噫隙駟難留歲籥將改伏想殿下哀慕之誠自倍於他辰親叅殷奠情禮當然此何待羣下之

言而昨日乃有餽奠攝行之教則其出於自量氣力有所難強亦可以想知矣在廷臣僚自聞此教孰無憂慮之忱而彼儒臣之縷剗論只自附於有懷必陳之義而已則在聖上聽納之道隨其言之可否可則納之否則置之無所不可而何至於顯示未安之意有此嚴斥之教耶殿下嗣服以來允於章奏之間設有過中之言輒加優容未嘗摧折聖度淵弘孰不敬仰而獨於堂劄處分太過臣等竊為殿下惜此舉也伏願殿下亟賜諒察特

叔金濟謙適差之命傳曰忽焉思惟濟謙劄
陳宣出忠愛予實愧之爾等之言尤為切至
可不允從焉

猗我主上仁孝之姿也剛明之主也而惜
乎其有疾病也閔中殿當復位之日宮門
如前枷鎖陪從之人儀仗之物不為許入
世子年甫七歲聞中殿復位之令欣忭踴
躍懇請祇迎於大殿大殿嘉其誠孝特許
之遂詣西宮則宮門不開無可以入因叩
其門而號之曰中殿毋主命開此門小子

祇迎而來耳中殿始知世子之來不勝喜
悅親開其門伊日中殿撫頂之愛世子繞
膝之喜宮人莫不動色矣於是世子泣請
乘輦中殿乃許遂陪從入闕自是之後朝
夕問寢之外常入侍思盡慰悅之方殆
若私家之母子雖文王三省之孝豈過於
此也禧嬪雖深忌之孝奉中殿一如初度
此豈非仁孝之姿乎及登大位一遵先王
之懿則無所改易任用先朝之大臣無所
遺漏銓曹擬注之際雖微末庶官正類則

必点之邪黨則斬点之雖於靜攝之中從
諫如流聞過必改雖堯舜之聖君豈過於
此哉至若疏批之多日遲滯朔奠之屢闕
親將玉帛比近加添神氣無常昏迷未能
強起總領之致也若其膈火乍降神氣少
清則交攻之章奏從可否而批下皆合中
度無一差謬豈非剛明之君子蓋其疏批
之遲留餽奠之攝行實緣於患候難強之
故也又於日前吐出黃水之後上候一倍
添加乃有正朔朔奠攝行之命上候如此

之中設有親行之令為今日臣子者固當
以攝行勸勉而先是有洪禹傳講筵頻接
疏批即下之章至是有金濟謙亟收朔奠
攝行之命切直規諫殆若無所愆候而惰
於親奠者然洪禹傳金濟謙既在近侍之
班豈不知上候之難強而然猶如此者無
他也國舅魚有龜朝夕承候而甘聽一邊
凶徒諱疾之誘宣言曰上候如常蓋其不
忠不測之凶計而上候一欸仍成時諱矣
兩臣故陳此疏者欲承實病難強之批也

而乃有金濟謙適差之教誠是意外處分也竊意主上以為病勢如是難強而為臣子之道少無憂念底意臚列前日攝行之過而力請親行明日之奠聖心深以為未安遂有適職之舉矣及夫南道揆鄭亨益之聯啓開恢也幡然覺悟即降予實愧之溫批有君如此庶無疾病有臣亦如此以盡匡輔則熙隆之治可見於我朝矣邦運未妥以若聖君而有難強之疾邪黨乘機雖有正類而無盡職之道吁可歎矣一自

趙重遇尹志述之出也討重遇而扶志述者世謂之正類討志述而扶重遇者世謂之邪黨主上患侯則挽近添損儲嗣大本則尚無所立正是同朝之臣一邊憂調治上候一邊議定策儲嗣未遑他念之時也而邪黨則以為此時可乘也內結貴戚以圖從患之路外討志述以為容媚之計乃以宗室之子昭穆之親者密議定嗣內外之和應漸成則朝廷正類欲先除去以先朝失志之徒作為先鋒吹毛覓疵爭投悖

疏正類則不勝憤激深痛奸邪交章發明
對舉斥退於斯之際日設大戰場於朝廷
之上國勢之危亡可以指日而待也幸賴
先大王培養之德衛國之正類非不多也
而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此四相
最是柱石之臣而可以保六尺之孤者也
是以邪黨最為搥捥必欲擊去而後已首
發之柳重茂則謂領相都堂錄循私投疏
侵詆再發之趙最壽則謂領相劄救志述
疏請斥去三發之李真儉之疏則先以不

顧大義圖逞希覬等說畧論重遇而繼以
子無絕母必使殿下絕所生之恩而後方
快於心等語潛扶重遇而毒斥志述又繼
以力救志述操持君父反汗而後已必使
甘受其辱徒知有志述不知有君父等說
置諸臣及領相於使君受辱忘君護黨之
罪又提丁酉獨對事及赴燕時銀貨例備
事構成李判府大罪案然而惟其獨對之
事則先王教于大臣曰方今世子本是柔
弱之質而禧嬪之變後仍成奇疾似無嗣

續之望予之深憂也大臣未及仰對而更教曰予年衰病深實難酬應方使世子代理矣對奏曰世子代理國家大事此聖教豈臣獨承之事乎宜降傳旨於中外矣更教曰予欲行唐太宗故事卿意何如大臣驚懼失色曰殿下何出此教不知所對仍蹶起而退此是獨對時說話也史官不得書之則外人何可知之而凶徒欲探大內之事潛結宦侍蓋以久矣宦者金景禱因凶徒之探問以獨對時說話密告之而播

傳於一世也先大王旋即悔悟遂下綵綸發明大臣之無罪其若大臣以伊日聖教從以承順則可為罪案而纔聞此教怫怫防塞汲汲退出謂之得體可也有何構罪之端乎獨對之時亦有世子代理之教此則何不歸罪於大臣也欲行唐太宗故事之教即先大王之過誤也非大臣之罪過也今欲構罪於大臣者乃構罪於先王也至於銀貨之事則乃是兩大臣及三使臣同議依前例備不虞之事也而今作李判

府獨當初始者然亦為構罪之端同議之
而大臣三使臣同在構罪之中矣若以其
銀浪費不還則可以為罪案而使還之後
依本數還納則有何聲罪之端乎四發之
趙忝者疏則北使之請見王弟子侄也謂
以接應諸臣不為直諫牢塞之意只以何
以為之一句泛然仰稟咎責無餘構罪深
緊雖出於欲加罪之計不亦謬哉國有大
事安敢不告君而自下擅行者乎北使之
請見王弟子侄實是本朝疑難之事也領

右相以何以為之仰稟者一則為先奏彼
言之如此也二則以不敢自下而擅斷也
三則以稟旨舉行之何如也而牢塞一款
次第件事也若其不告於主上自擅防塞
則亦不以眼無君父自下敢擅為罪耶此
皆煽動禍亂之機也構罪正類之計也至
於趙判府忝采元無可捉之事故姑不舉
論於羣奸之疏然其嫉妬之心則與三相
無異而并稱四凶蝨斯之慶今難望矣遵
先王之意而定策於堂堂世弟欲保國脉

者反為凶耶捨主上之弟而議嗣於遙遙
宗室要竊國柄者反為忠耶惟四相定策
王弟之計天經地緯日明月朗萬古不易
之正類也唉羣醜立嗣宗室之事貝織鳩
鳴蠱賊狼噬萬古難逃之逆節也

隨聞錄卷之一終

